

向少华：一个老兵的如烟往事



向少华，男，汉族。1928年生于宁谷，1945年被抓兵丁进入国民党部队，1947年参加淮海战役，同年年底，加入解放军，参加过渡江战役、解放大西南和四川剿匪等战争。1955年转业到安顺宁谷区工作。现居西秀区宁谷镇。

黔中百年口述史（摘编）

采访者：胡一平、陈文杰、张厚林、庄文全

时间：2016年3月4日

录音整理：庄文全

摘编：胡一平

从军记

我祖上从江西来，后迁到湖南萍乡，1384年从湖南萍乡填南至镇宁江龙，后又迁到新场猪场坝居住，清末才迁到林哨长冲，后迁到老鸦石村老猫地。

我们从小家境贫寒，姊妹六个。以往逢年过节，写包（祭祀祖先时装钱纸的包裹）都要请人，后来在林哨读了两年，读到二年级。1945年到处抓兵，我只好到处躲兵，到大龙潭，绵寨躲兵。那时，不去当兵就要拿钱，我们家贫寒，父母挑肩磨担，我们穿的衣服父母都到处拣破布缝来穿。

1945年6月，保长叶秀明带着保丁来老猫地抓兵。我是提前到绵寨三姨妈家躲藏，可前来抓兵的人看到我不在，就把我的父亲抓到当时的乡政府所在地龙泉寺关押起来，说：“天黑前你家自己送向少华来换，否则就抓向云清（向少华的父亲）顶替，并且送到城头后还要重治罪。”

父亲是家中的顶梁柱，没了他，一大家子人可怎么办啊。后来我母亲和两个老人来绵寨三姨妈家找我，我正在挑煤炭，两个老人和我母亲说：“二蛋（我的小名叫蛋子），抓兵的把你家爹抓去了，要你去换。”当时我早饭也没吃，就跟她们去龙泉寺换人。

我以前赶场挑柴到安顺城卖时，看见国民党当兵的那些身上的疥疮死人，经常挨打，有些还没死就着抬丢在城墙角。看到那些场合，心里想当兵要远离家乡，不知是死是活。我姨妈、母亲当时就哭得不得了。

晚上在龙泉寺把我父亲换回去的。第二天就用绳子拴起送到安顺司管区，一路去了五六个。在熙春公园那里。在司管区里面就铺了些草，那些草都被踏烂。就跟牛马一样，在里面死了的就抬丢在南门外的坝坝头。那时候一到晚上，那个地方豺狗多得很。

15天后，接兵的来了，说是要坐车到云南装甲炮兵营。到那天我父亲、母亲给我做了双布鞋给我背起。一去坐了两、三天车，到云南的嵩明，在那点训练。一段时间呢。本来我们这批兵是要训练好后到缅甸远征军补充的，但8月15号日本投降了，我们也是要调走，但不知走到哪点。第一天到沾益（音），第二天到晴隆，第三天就到

安顺。我们一起去的大西桥鲍家屯的鲍仲益、鲍玉荣，我们打算在安顺就跑，安顺市跑不脱在贵阳跑。但当官的晓得怕我们跑回家就管的特别紧。在安顺住一天后到贵阳油榨街住了一天，管得更紧。第二天到贵定、马场坪，在那儿住了一天，还翻了车，伤了好些人，从那儿进的湖南。到岳阳下车，岳阳城全部被炸平。美国兵在那里，日本人见到我们就要敬礼。当时就有好些日本人被老百姓打死。当兵的不敢打，有规定的。

在岳阳一夜后到湖北武昌，一天后坐火车到河南商丘，在原来的日本人兵营里住扎，训练了两三个月。又由商丘到徐州训练。

1947年，我们的军火仓库发生爆炸，共产党的游击队、地下党炸的。淮海战役时候我们就参战。国民党从徐州逃出来，到处丢的补齐绝大多数都是投在了共产党那边。我们这儿有一点，个个抢。后来被包围了。大家把炮丢了，自己就跑。

徐州会战失败，我们逃到在双堆集，下大雪，我们全部被困在那儿。后来我们加入了二野。参加二野后，教导员做思想工作，开诉苦大会，问我们为谁当兵？是怎么当兵的？晚上生活又好，还演《白毛女》给大家看，搞得大家激动得很，打起仗来不是一般的，所以毛主席说阶级教育太重要，通过阶级教育，前面是刀山火海都不怕。

进军大西南

我加入的是二野十军29师85团，我是分在卫生队，专门抬担架救护伤员。在安庆学习，准备渡江。我后来参加的两大战役一是渡江作战，一是进军大西南。

1949年，我们的部队参加了百万雄师渡长江的伟大战役。晚上12点，白帕子拴在手臂上，当时一个排的战士坐一艘大木船，我记得清楚，当天是4月21日，一船坐一个排。对岸上敌军的机枪大炮猛打猛轰，一发炮弹打来船就翻了，整船人全部掉入了江中，有的船摆几下，也有翻的，但死人的少，有的还翻下船，在船边凫水。但大多数一股气冲过去了，没有遇到多少阻挡。

渡过江后，国民党的部队几乎就没多少战斗力了，全部崩溃掉了。随后，我们的部队解放了浙江金华、回安徽芜湖、青阳。原地休

整了一个月后，按党中央、毛主席的指示，部队进军大西南。从合肥上车，经武汉到崇阳后下车，然后就开始了步行湖北、湖南、贵州、四川几个省的大进军。步行到湖南，经过湖南到湘潭、凤凰，经秀山到贵州的松桃、思南、凤岗，从那点一绕，经过遵义进茅台，进仁怀，到土城，经赤水下去就到四川合江，再翻过去就到泸州。（注：行军路线：合肥→武汉→重阳→湖南湘潭→长德→桃源→凤凰→秀山→贵州松桃→思南→凤岗→湄潭→遵义→仁怀→茅台→土城→赤水→四川合江→富顺→泸州→江津→成都，成都和平解放后，大部队就转入了地方政权建设和清匪剿匪。）

很多地方，解放军没放一枪国民党的部队就自行溃逃了，但也有少数的战斗最为惨烈，解放军的伤亡人数最多，比如解放四川江津的战役。四川到处打的都是烂田，仗不好打，老是攻不下来，其中一个连队只剩下几个人，最后还是调炮来用炮轰才打下来。

在泸州进城时，到处乱糟糟的，晚上部队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，专门唱这个歌，不准入户扰民，老百姓听到，第二天泸州城的人才纷纷提着箱子回到城头自己的家。接着打富顺，一个团打一个师。

1950年大西南解放后，我们就转入地方建设，我是在内江专区人寿县警卫营，内江公安队。当时打土匪死了不少人，因为部队都是北方人多，不熟悉情况。

我们这点有一个军政大学毕业的叫张玉和，就是被土匪打死的，现在埋在烈士墓。当时，真正贫穷当土匪的少，绝大多数是旧政府时的乡长、保长那些人组织的，把头目抓到基本就没事了。在四川最主要的是组织进藏，西藏的黑水是最出名的，好多是藏族，那点还是我们安顺的轻装师去打的。国民党那些当官的化装成少数民族，袭击解放军。我当时是副班长。

1952年毛主席说“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”，所以部队开展文化大进军，各部队搞文化速成培训班，那年我学习了不少的文化。

“当年吃亏的现在受益了”

我是1953年结婚的。当时我们的婚礼按部队的简单仪式举行，整个婚礼由当时林哨乡乡长张启和主持，新郎新娘向挂着的毛主席像敬了三个礼，张启和简要祝贺了几句后，一家人吃了顿饭就结束。结婚前，我和老伴到宁谷区政府办了结婚证，还是刘万祥干事给我们办的证。

1955年3月退伍转业，当时我27岁。回到宁谷后，原宁谷区区长杨佰超、干事刘万祥在当时的宁谷镇区政府办公地，原国民党时期的安顺县参议员张正和家的大院（解放后被新政府改作办公地），接待我。

宁谷区政府安排我到林哨乡参加工作。林哨乡建立政权后，当时整个林哨乡初中生没得好几个，打算盘的没得几个，宁谷区就安排我在林哨乡当文书，就只是打证明、盖章、接电话、上传下达。

后来搞互助组。大家土改分了田地，太单帮又没有生产资料，你有一样、没一样的，不好开展农业生产，于是大家互相帮助，促进生产。后来初级社把各家和各户的农具、耕牛等打成钱（按价格计价），并归集体，大家同劳动，秋天收获后按工分分粮食回家。高级社时候什么都不会，统一集中吃食堂。高级社搞了年把。

后来下放土地，当时工作队分土地，是大面积丈量，好坏搭配，大体公平。但也有不公平的，老实的、老好的，得到不好的。原来路边的田地，很多都是分给老实人，因为那些年宁谷这个地方喜欢打石头笼（甩石头互相攻击），路边的田石头多，不好种。现在这些还搞到事了，路边的田地全部砌成房子，铺面，升值了，当年吃亏的现在受益了。

当年宁谷打石头笼，是年年打，大寨的跟上苑的打，潘孟跟白泥的打。着打的自己负责。后来演变成打过路的汽车、行人。直到后来，好像是1997、1998年的春节，打着了上级的领导，地区公安处、市公安局才派出武警、防暴队强行制止，见人打石头笼就抓，才制止了。



1948年的安顺城墙（市政协宣教委提供）